



繆思風采

想我兵校的學生(3)

● 林柏維*

1985年2月，接受完預備軍官基礎訓練後，掛階陸軍經理少尉，我被直接分發到桃園平鎮的陸軍兵工學校，直屬政戰部的政治教官組，被分派的工作是：國文及歷史教官，教授常備士官班的學生。

粉筆

面對著台下一群懵懂的少年，講述著人生。

他們，穿著軍服，外表上看似成熟，其實只是高一生而已。

在黑板上塗滿許多註腳，夾雜著生活閒談，然而，他們聽進了多少？如夢一般的青春，混濁於汗臭充塞其間的課室裡，這個年紀應該寫詩、唱歌，卻如施打賀爾蒙劑的牲畜，被迫提前成熟。

教室外，操課的學生們用嘶喊的方式，呼叫「雄壯、威武、嚴肅、剛直」的文字答數，整齊劃一的繞行訓練場；課堂裏，我用一支支的粉筆，傳授我尚屬青澀的知識，心中那股「化育英才」的慾念彷彿也正唱歌答數行進著，手中的粉筆則鞠躬盡瘁的一支支陣亡於草綠色的黑板。

這樣的生活，在黑板上削粉筆的生活，後來也延續到我在南台工專教五專一年級階段的生涯，巧合的是：舊機械館教室的窗外也是操場，粉筆一支支的掉落，兵校學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生操課的影子也彷彿在窗外一班班的走過。

面對著台下一群無夢的少年，講述著歷史。

歷史，中國歷史離他們很遠，西方歷史更如遙遠的星子一般。

歷史教育，在這裡就如在沙漠裏種植水稻一樣。

換個方式吧，既然沒有升學壓力，背誦課文也是虛擲光陰，我的歷史課開始隨著粉筆跳躍，神話故事可以成為主餐，歷史上的戰役也可以如戲劇般上演，各朝代的文治武功就隨他去吧！於是，傳統式的歷史教學逐漸如粉筆灰般葬身於黑板下的溝槽，我不敢大言不慚的說是「因材施教」，反是，台下一個個「綠色的粉筆」促使我重新體驗《歷史》。

